

# 宫倾城

宫

倾

城

苏墨妍·著

史上最著名的宫官，世上最绝美的爱情

云卷云舒，看不一样的大唐宦海沉浮

零落成泥，叹非一般的乱世情缘哀凉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HUAN QING CHENG

# 宦傾城

宦

傾

城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宦倾城 / 苏墨妍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09. 9

ISBN 978-7-219-06659-1

I. 宦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6515 号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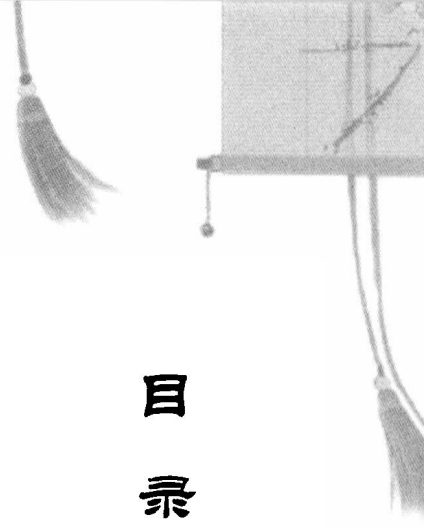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 
策划编辑 梁风华  
责任编辑 梁风华  
美术编辑 梁殊萌  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唐柳娜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广西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|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编  | 5300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| <a href="http://www.gxp-ph.cn">http://www.gxp-ph.cn</a> |
| 印 刷  |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mm×990mm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9 年 9 月 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9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-7-219-06659-1/I·11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4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## 目 录

- 一 月皎惊乌栖不定·····2
- 二 孤山寺北幽栖处·····6
- 三 古刹空城转碧梧·····13
- 四 迷津暗渡泊烟渚·····21
- 五 暗箫疏影晓梦沉·····27
- 六 芳心一寸情何限·····35
- 七 弄刀如水欲欲狂·····41
- 八 为谁流下潇湘去·····47
- 九 谁堪共展鸳鸯锦·····53
- 十 桐花万里丹山路·····59
- 十一 流苏凤翼结连理·····65





- 十二 唯见幽人綈綈恨 .....70
- 十三 竹里风生月上门 .....76
- 十四 凝光瑟瑟寒露坠 .....84
- 十五 月色婵娟映兰轩 .....90
- 十六 水中月影镜中面 .....98
- 十七 病魂常似秋千索 .....105
- 十八 曲江池畔杏园边 .....113
- 十九 残红缺月挂疏桐 .....119
- 二十 芳草昭阳路尽断 .....125
- 二十一 断芜幽树际烟平 .....129
- 二十二 月是良夜高千尺 .....135





二十三 芙蓉依稀香暗度……………140

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四 | 访旧伤离欲断魂····· | 208 |
| 三十五 | 画毂雕鞍狭路逢····· | 215 |
| 三十六 | 万点空蒙隔钓船····· | 221 |
| 三十七 | 云袖抖落月坠时····· | 227 |
| 三十八 | 春风不改旧时波····· | 233 |
| 三十九 | 良辰美景奈何天····· | 240 |
| 四十  | 银瓶乍破水浆迸····· | 245 |
| 四十一 | 风住尘香花已尽····· | 250 |

### 番外篇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会挽雕弓如满月——李辅国番外··· | 256 |
| 明年花开复谁在——李元玲番外··· | 259 |
| 永忆伊人归白发——林文若番外··· | 262 |

# 官倾城

满庭的浓桃脂翠，  
凄戚的繁华。  
花絮飘洒如雪，  
舞落成那一抹大唐的情殇。  
绵长的爱痴，  
自初遇你时便已纠结缠绕。  
哪怕天崩地裂，  
倾国倾城，万劫不复。  
长路当歌，红尘之巅，  
蚀骨的欲望燃烧翻滚。  
你满眼的泪，  
此际却消不去我心头的狂野。  
苍茆近暮，鬓角寒霜，  
你满腔的苦寂无处倾落。  
若有来世，  
我定剔尽尘埃，  
再还你一次男儿身。





一  
月皎惊乌栖不定

又是一个明媚而又忧伤的三月，天空依旧明媚。可不知为何，近段时日，过往的一切，或悲伤，或欢欣，忽然都一下子晃晃荡荡地挤入我的脑海里，它令我不得不再度去重拾这半生走过的路……

子时，万柳山庄一片静寂，月光稀稀疏疏地洒落下来，乳白的烟雾若隐若现地勾勒出一名女子曼妙的身姿。

这一夜，万柳山庄庄主萧子恺喝醉了。

自踏入江湖以来，这还是头一遭。

于一个从未喝醉过的人而言，这事实实在太怪了！

然而他根本无暇去思考这些，眯着眼睛跌跌撞撞地回到屋里。

只是，此时屋里却多了一个人，一个身穿黑衣的女子。

那女子背对着他，淡薄的影子仿佛只是遥远的一个梦。

萧子恺揉了揉自己的双眼，不敢置信地问道，“姑娘，你走错房间了吧？”

那名女子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言语，依旧背向而立。

萧子恺笑着拉过一张椅子坐下，倒茶饮了一口，这才瞟了一眼她的背影，笑道：“莫非是剑儒兄让你来陪我的？”说完，自顾自地仰头大笑。

那女子一动也不动，仍旧静静站着。

萧子恺的脑子逐渐清明起来，这才止住笑意，沉声道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”

终于，那女子缓缓转过身来，只是她的头上戴着一个黑色面纱覆着的斗笠，让人无法瞧清她的面目。她的声音有着诡异的缓慢和尖锐，“杀你的人！”



萧子恺仰面狂笑，狂笑中，他已扑了上去。只是一秒钟的时间，他整个人定住。又隔了一秒，他已缓缓倒下。

没有人知道他为谁所杀，他也不知道。

因为死人什么都不会知道。

人们只知道他是被一根蝴蝶玉簪刺死的。发现死尸的时候，那根蝴蝶玉簪不偏不倚地正插在他的眉间。

就在同一日的丑时，武当派的白岩鹤掌门亦惨遭杀害，死状与萧子恺一般无二。也是一根蝴蝶玉簪，不偏不倚地插入眉间。只是，万柳山庄位于河南，武当山却在湖北，任是轻功再高的一流高手都绝无可能在一两个时辰之内奔波两地。这，只能是两个人！然而，杀招却一模一样！一时间，江湖中人心惶惶，众说纷纭。

却在事发的第三日子时，无量剑派的掌门南宫灵竟也遇上了那名女子。

天空依旧笼着一层淡白若无的轻烟。

她，依旧身着一袭黑色的衣裳。头上，依旧戴着一个黑色面纱覆着的斗笠。

南宫灵惊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她仰面长笑，声音尖锐得仿佛能刺破高远的天空。笑完之后，她低头缓缓地捋着自己黑色衣袖上的丝线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为何世人总爱问那些不该问的废话。要知道，死了的人无须知道这些麻烦事儿。”

“你！”南宫灵大怒，提剑便往她的脸刺过去。他以为他能刺中，要知道，武林中实难寻出第二个速度与他相当之人。

只是，再快也快不过那根致命的蝴蝶玉簪。

不过一瞬，南宫灵直直地倒了下去，双眼却睁得大大的，他至死都不明白她是怎么出手的。

一种——比风还要快的速度。

“可……”了嗔踌躇着，他实在不解师叔祖缘何会如此，只是他知道师叔祖的话他不能不听，于是轻轻放下铜盆，这才道，“弟子先行告退。”见老和尚微笑点头，这才缓缓地朝门口走去。

“了嗔，现在是何时？”老和尚突然问。

了嗔停下步子，回头答道：“回师叔祖，这会儿已是子时。”

老和尚微微颌首，摆摆手道：“好，下去吧。”

了嗔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师叔祖您也早些休息，弟子这就告退。”说完，关上这门这才走了出去。

雨依旧下得厉害。

隔了半炷香的时辰，老和尚忽然道：“施主，你可以进来了。”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仿佛被拉开一层透明的水雾，黑衣女子飘然而至。

黑衣女子凝视着依旧闭目的老和尚，启唇笑道：“不愧是少林寺空智掌门，定力果然不同一般，让小女子我都舍不得杀了。”

空智掌门睁开眼睛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施主杀孽过多，缘何仍旧如此执迷不悟？”

“少跟我说那些废话。”她尖声道，“我是来杀人，不是来听你废话！”

空智掌门摇摇头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那便动手吧。”

“你不问我缘由吗？”她笑。

空智掌门淡淡笑着道：“施主若愿细说，老衲但听无妨。”

黑衣女子走到他面前，倏然变了另一种声音，沉声道：“因为你知道得太多了！”

“是你！”空智掌门大惊道，不过一瞬，便“呃”的一声定在原地，再不能动。

大雨缠缠绵绵，直到次日，人们才发现空智掌门早已气绝。死时，一根蝴蝶玉簪正中眉间。

自此之后，江湖中人只要一提及蝴蝶玉簪，莫不闻之色变。那只扑朔迷离的蝴蝶玉簪，仿佛就是一支谜一般的穿心小箭，人们都不敢堂而皇之地提到它，却又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与惶恐，只是小心翼翼地私下议论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当晚命结者便是自己。

午后阳光明媚，叫人望之愉悦。院落的一株海棠开得格外茂盛，枝条悠然出尘，恍若涂上了一层色泽出彩的颜料。四下里寂静无声，只有一个少女伏在朱红窗台上独自遥望着那片高远的天空。但瞧那位少女生得是一副空灵之姿，长长的睫毛下，琉璃双瞳玉一般，莹然有光。春风轻柔飘拂，抖落她一头长长的乌发垂至胸前，显得美丽却又孤寂。

“缘儿，缘儿……”远远地，走来一人急急地唤着她。

那名叫缘儿的少女忙回过头去，应道：“大师兄，我在这儿。”见他快步走



来，又道，“怎么了？”

来者是一名样貌英俊、浓眉挺鼻的青年男子，此时面上微微露出不舍之意，道：“明日我便要随师父下山了，你在山中……”

话还未说完，却听她突然打岔道：“你明天要和爹一同下山吗？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那男子笑着道：“哦，也是这会子的事，刚才少林寺的玄问禅师来找师父，说是他们的掌门空智大师竟也遇害了，特来请师父一道去少林寺彻查真相。”

“空智大师怎么也遇害了？”缘儿诧异道，顿了顿，又道，“那爹爹是让你陪他一起去少林寺调查此事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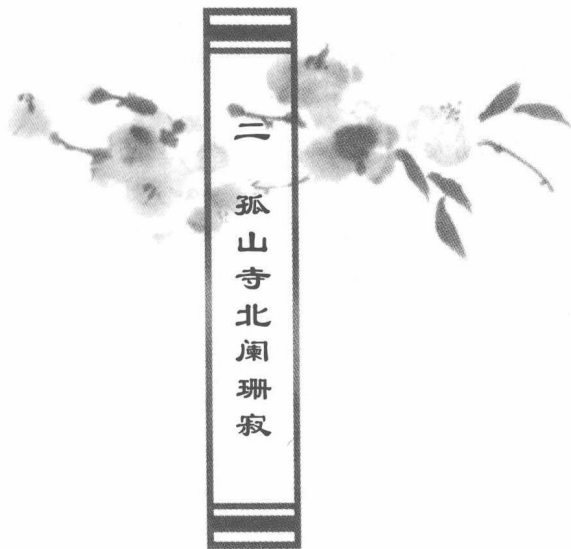
“嗯。”他点了点头，道，“缘儿，你一个人在山中要潜心练武，别四处乱跑，也别成日待在屋里，知道吗？我也该回屋打点行李去了。”

缘儿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见他愈行愈远，这才悄悄关上门，掀起床板，取出一袋暗绿的包袱来。

我叫苏缘儿，自小生长于清源山，童年是伴着无数繁闹的绚烂繁花度过的，许许多多的师兄妹一起嬉戏习武时，空气里总是能弥漫出一种香甜的气味，那大概是此生再也无法寻得的单纯味道。

父亲，他总是喜欢身着一件白缎质素长袍，宽敞的袍袖常常轻柔地掠过我的鬓发，带着一丝春日青草的暖暖味道。他叫苏逸之，是清源山派的掌门人，有人说他谦谦君子、文质彬彬，也有人说他强势铁腕、宗师之态，小时候我什么也不知，只知他是疼我的爹爹。

那时候，我时常仰着头问父亲，母亲在哪儿？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父亲的双瞳里总是透着一层森冷的怒气，回答，是。每每提到母亲时，父亲总会流露出这样的神情。于是，稍大后我再不敢在他面前摆母亲。关于母亲的一切



“师父，你们今天就要走吗？”一名身穿蜜色衣裙的少女俏生生地站在山崖上，她柔和的脸庞在夕阳之中透出不舍。

苏逸之颌首道：“嗯，今天就走！这里风大，亦柔，你快回去吧！”

“哦，好。”闵亦柔说着，便转身将手里的一件黑色披风递给了一旁的司马青衫，含情道，“大师兄，这件衣裳你带着，夜里风大，记得披上。”

司马青衫接过那件披风，嘴边现出笑意，“多谢小师妹，你也是，在山上好好照顾自己，也顺道看着点你缘师姐。”

闵亦柔笑着点点头，只是眼神里渐渐流淌着一缕淡淡的忧伤。

这时，一旁的苏逸之这才想起一事来，问道：“缘儿呢？从昨儿起就没见到这丫头，今儿怎么也没来送送？”

“哦，缘师姐兴许又去后山练功了。”

苏逸之点点头。这当口儿，一名弟子来催，“师父，车马都准备好了，该起程了。”

苏逸之应了声“好”，说完后大踏步便往前走。

司马青衫凝视闵亦柔须臾，接着道：“小师妹，我们走了。”

“嗯。”闵亦柔望着他，神色略显哀婉。

彼时，最后一束阳光从西边直射过来，照在她的脸颊上。马匹愈行愈远，余晖下她的眸子像含了水雾一般，充满了愈来愈浓的感伤。





一行人长途跋涉到达河南嵩山少林寺已是半月之后。少林寺空旷而又幽静，然而竟无人出来迎候他们。举目望去，只有山门外一尊弥勒佛供于佛龕之中，在这暮霭四合的黄昏时，弥勒佛的微笑竟无端地显出一种诡异的气氛来。

司马青衫走到前面，小声对苏逸之道：“师父，你觉不觉得这寺里有点古怪？居然没有一个僧人出来相迎，我们还是小心点为妙！”

苏逸之点点头，回过头对身后的几位弟子道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过了山门，便是甬道，两旁碑石如林，四围几棵不合时宜的枯秃树干交相掩映在碑石之旁。众人在苏逸之的引领下往前走，一重重的树障重叠着人影很清朗地印在地上。

蓦地，一个人自树障后面闪出，莫说几位弟子，饶是苏逸之也都吓了一跳。那是一个身形极矮小的和尚，他的容颜尽皆褶皱委靡，仿佛是一株经历了几千年沧桑的老松树，然则，他的双眸却异常明亮，透明清澈得如春日清晨初化的晓露。他见众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却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对苏逸之道：“您就是清源山派的苏掌门吧？师父已经交代了，您这边请。”说着，放下手上的扫帚，领着他们往西走去。

他放下扫帚之时，苏逸之留了意，竟见他的双手白皙无比，与十六七岁少女的柔荑一般无二，全不似一个时常劳作之人。心中大惊不已，面上却仍是故作无事，只默默地随在他身后。

那人推开一扇屋门，侧过身对苏逸之道：“苏掌门，请！”

司马青衫忽然抢着入内，口中道：“师父，我先进去。”

苏逸之喝道：“青衫，不得无礼！”又回过头歉然道，“小徒无礼，还望师父多多海涵！”说话当头，司马青衫已然入内。

那和尚并不以为意，低首答道：“这屋里面通良，旁边还有几间客房，请坐。”

门外倏然又传来敲门声，司马青衫紧张地望了一眼苏逸之。门被推开，刚刚那位和尚出现在面前，笑着道：“苏掌门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师父差小僧来请你们去素雅斋用膳。”

苏逸之温和地笑着道：“多谢师父。”想了想又道，“是了，一直忘了请教小师父和令师的法号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那和尚谦和一笑，只是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却因笑容显得愈加狰狞，“小僧法号了明，师父法号玄悲。”说罢，举步径自迈了出去。

素雅斋，顾名思义，清新雅致。起初，所有人都以为素雅斋会是一间洁净淡雅的用膳之地，不承想，却名不副实。众人纷纷倒抽了一口气：那是一间宽敞简陋却又肮脏的斋堂，没有人明白堂堂少林寺为何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，也没有人明白为何禅房如此洁净雅致，斋堂却会这般破烂不堪。

里头出来一个长得奇高的老和尚，瞥了一眼苏逸之，道：“你就是苏逸之？”他的声音犹如枯败的落叶一样苍老，苏逸之原道了明和尚的师父定是一位得道高僧，不料他此刻却出言不逊，好歹自己的辈分远在他之上。心里虽是百般不悦，脸上却仍是一番谦谦之颜，抱拳施了一礼，道：“想来您就是玄悲大师，逸之这厢有礼了！”

老和尚突然尖声笑了两下，蹦到了明身后，伏在他的肩上大声道：“师兄，你瞧，又有一个人把我当成是师父了，嘿嘿嘿。”他那么高的个头却这样伏在比他矮一大截的了明肩上，众人莫不瞧得傻了眼。

苏逸之亦是吓了一大跳，这才明了此人并非玄悲大师。只听得身后有几名弟子在窃笑，好在他颇有宗师之范，并不介怀这种小事，故而仍是微笑如故。

了明歉然笑道：“他是我师弟了了，太调皮了，还盼苏掌门见谅。”

他这话原也没错，只是众人再看他师弟衰老的模样以及想到他那个奇怪的法号，实在忍俊不禁。人群中一名叫苏小牧的弟子已禁不住大笑道：“喂，你还有几个千奇百怪的师兄弟啊？都叫出来让大伙儿认识认识。”

了明却一本正经地道：“小僧只有了了一个师弟，师父晚年只收了了了一个弟子，了了是他的关门弟子。”

苏小牧待要再嘲弄他一番，却听得一声佛号传入耳中，忙侧过头往右望去。

从斋堂里走出来一个和尚，一个正常的中年和尚，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手有脚的和尚。也不该这么说，了明、了了也有这些个东西，可众人还是觉得只有眼前这个和尚才配称得上是个和尚。不，他还是个相貌俊朗的和尚。

苏逸之冲他笑着点了点头，这会子他不敢再冒昧称呼。这和尚先开口道：“苏掌门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！”

苏逸之笑着道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

“师父。”了了一头奔到他师父的后头，指着苏逸之道，“他……”

“了了！”玄悲敲了一下他的头，这才转过头来对苏逸之笑道，“小徒顽劣，见笑了！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苏小牧猛地凑上前，嬉皮笑脸地冲了了扮了个鬼脸，“小童无知嘛。”

玄悲听得此话似乎很受用，舒心地笑了笑便让众人进入素雅斋用膳。

菜不过片时便端了上来，众人探头一看，是一盘西红柿炒大白菜。

“小寺饭菜简陋，还盼诸位莫介怀才是。众位，请用膳吧！苏掌门，您也尝一尝。”玄悲笑着道。

苏逸之笑着点了点头，动筷尝了一口。

众弟子见师父业已动了筷，便也都纷纷举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只是，还有几位弟子平日不食西红柿，便仍坐着静候下一盘菜。

然而，等了许久也不见有任何动静，众人不由得面面相觑。

正当这时，了了端着一盘汤进来，大声道：“西红柿大白菜汤来喽。”

有人被嘴里的白菜噎得一时无语。

隔了一刻钟，了了又端着一盘菜进来，看了一眼翘首以待的众人，笑着道：“这一盘是大白菜炒西红柿。”

凑过去一看，“大白菜炒西红柿”与“西红柿炒大白菜”没有任何差异。

有人作晕倒状。

又隔一刻钟，了了端了一碗汤进来，苏小牧作势止住他，道：“不用说，又是‘西红柿大白菜汤’吧？”

“错！”了了大笑，很神秘地道，“是‘大白菜西红柿汤’。”

“小师父，难道没有白米饭吗？”人群中有人问。

“白米饭？”了了诧异道，“我们从来只吃‘西红柿炒大白菜’和‘西红柿大

司马青衫微微愕然，忙道：“不必了，怎敢劳烦师父。”

“提不上什么劳烦。”

这时，玄悲大师侧过头朝苏逸之了然地笑了笑，对了明道：“了明，你退下吧，让施主们自便吧。”

了明果真依言退下。司马青衫瞪了苏小牧一眼，俯下身将那人扛在肩上，大踏步地往外走去。

夜，渐渐地来临。朗月也渐渐升上夜空。月光自竹窗投射而进，在地砖上烙起了一排深深浅浅的栏杆影子。

禅房里极静，过了半晌，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。

“缘儿，快起来，你瞧大师兄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。”司马青衫端了一碗汤进来道。

躺在床上的人坐了起来，泄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

司马青衫将碗搁在桌上，坐在她面前，道：“傻丫头，即便你容貌换了，身形能换得了吗？”

“这倒是。”苏缘儿扯下人皮面具，露出清秀的面容，道，“好在并非我易容之术退步了。对了，大师兄，你给我送来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也不怕让人笑话，难不成你好几日都没进食了？”司马青衫端过汤给她，“这些是我用刚刚跑去林中采的三叶草熬的，现在可以喝了。”

苏缘儿喝了一口汤，道：“大师兄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十五日没有进食了，虽是混在众位师兄当中，可他们都以为我是随行打杂的，也不会让我吃他们的粮食。而我的辟谷功又还没练到家，到了今日实在支持不住，这才晕倒了。那些和尚也实在是够奇怪的，什么都不煮，偏偏煮个什么西红柿大白菜，这两样东西我是即便饿死了都不会吃的。”

司马青衫苦笑着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不会来找师父和我吗？”

“你也知道，以我爹的脾性，他若发现我偷偷跟了出来，便是半路也要将我遣回去的。”

“既然知道，你还跟过来！”门突然被推开，二人定睛一看，却是苏逸之。

“爹……”“师父……”二人异口同声唤道。

苏逸之板着一张脸走了过来，司马青衫忙搬过一张椅子让他坐下。

“爹，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对。可是……”苏缘儿抬起眼凝视着苏逸之，道，“可是我听说爹是要来此彻查空智掌门被杀一案，禁不住好奇，所以……我是诚心诚意地要来帮助爹的，况且，这也能让我多学到一些东西嘛。”

苏缘儿说到这，便停了下来，她想听听苏逸之的想法。隔了许久，苏逸之

